

唯情論者的獨語

司馬長風 著



司馬長風著

唯情論者的獨語

唯情論者的獨語

小草叢刊 5

著者	司馬長風
發行者	許敏修
出版者	遠行出版社 臺北市光復南路320巷63-2號 郵撥：1 0 6 0 3 1
總經銷	遠景出版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7 8 7 1
印刷所	文裕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22弄12號
特價	新臺幣 4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5 年 3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334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目錄

第一輯

唯情論者的獨語·····	一
天邊吹來第一陣秋風·····	九
聊天的藝術及其沒落·····	二六
砂撈越的光與影·····	二三
山街夜雨·····	三〇
波德申的黃昏·····	三四
集市的鄉愁·····	三七
香港的春天最糟·····	四三
萬樓叢中一片綠·····	四七
幸福與幸福之道·····	五二

第二輯

從聖認節想到孔子·····	六一
人文進化的大方向·····	六四
黑澤明自殺的啓示·····	七二
清愁冷艷的世界·····	八〇
戰後的法國小說·····	九二
不要幽雅的燭光·····	九八
死的崇拜與日本文化·····	一〇二
日韓越三國的漢字·····	一〇八
靈感的湧現·····	一一四
美與醜·····	一一七
靈與蠢·····	一一八
矛盾的散文·····	一二九
留長髮的人們·····	一二一
佛祖釋伽出家的遺蹟·····	一二六

加比拉城考察記·····	一三一
--------------	-----

第三輯

我們所了解的日本人·····	一三五
弼聖弼花·咫尺天涯·····	一四三
不求甚解的鄉愁·····	一四七
糖水道的早晨·····	一五一
現代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一五六
孟加拉共和國的誕生·····	一六〇
馬來亞生活雜憶·····	一六五
赫魯曉夫之死·····	一七一
捷克的自由旗手——杜雪克·····	一七六
莫洛亞談美國女性·····	一八一
追念張君勳先生·····	一八七
自由的鐘聲·····	一九〇
廢園的黃昏·····	一九二

我對母愛的體驗·····	一九六
閒暇·····	一九七
眼淚·····	一九八
櫥窗裏的美人·····	二〇〇
如果我發了財·····	二〇二
冬令營群像·····	二〇四
後記·····	二一二

唯情論者的獨語

我素來非常憎恨這個「唯」字。在思想世界裏，一切「唯」字號的思想，不管是唯心論，唯物論，唯生論，都是唯我獨尊的霸道意思，必須痛斥而厚非之；現在自己居然唱起唯情論來，未免有點自相抵觸。不過唯情論不是什麼政治上的主義，只是一種人生態度；並且也無意要求別人信從。

不可否認的，在這裏冒自己的大不諱、使用這個「唯」字，有些矯枉過正的偏激，毫無疑問是有感而發。

某些思想家，在品評人物時，慣用軟心腸和硬心腸這兩個標準，我雖然不是什麼人物，如果有人把我列入軟心腸的行列裏去，我會感到心悅誠服。

心腸所以軟，因為有感情。自己有感情，別人也有感情。自己怕傷感情，也怕別人傷感情。因怕傷別人的感情，許多事感到不忍為，在非為不可的時候，每有醫生給人動手術的心情，戰戰兢兢，唯恐對方多流一滴血。

在我，最大的痛苦，是感情的衝突。金錢、權力、地位、聲名這些東西，我不敢說毫不能打動我的心，在喪失它們時，毫不感到痛苦，不過非常輕、非常短暫。

有一次我曾失去所有的財物。戰時隻身離家在大學讀書，把作爲學費的全部財物，寄放在姑母家中。姑父是一個賭徒兼大烟鬼，他把那點財物都偷去輸掉了。當姑母含淚告訴我這件事時，我大約只呆了半分鐘，便立刻恢復了笑容，拿出手帕爲姑母擦去眼淚。那點錢和姑母的傷心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

對於權力和地位，在我，如其說是貪求它們，不如說是憎惡它們。因爲這兩種東世都妨碍自己與人的感情。縱然你自己不以有權有位自居，可是所接觸的人則多不能免俗。世間沒有比虛假的奉承、更使我噁心的事了。因爲它毫無真情實意。

權力尤其可憎。權力是一把刀，它不能絕不傷人。如果你是一個單位的首長，爲了維持屬下的紀律，你必須督責工作懈怠的職員，有時要把犯重過失、無可原宥的職員開革。督責和開革，都必要動手術，對於怕見血的人，都是天大的難事。尤其是開革一個人，想到他的自尊心被傷害，生活成問題等等苦痛，對軟心腸的人是嚴重的折磨。大概三國時的諸葛亮也屬於軟心腸的人，否則他在斬馬謖時不會揮淚。

至於聲名，我也相當的愛惜，但是它一旦與感情衝突時，我就毫不猶豫，棄之如糞土。因聲名是社會對你的評價，而感情則是心靈安寧的基礎。一個人要爲自己生活，不要爲別人生活。自己內心的和諧，比社會上的謚譽重要得多。我寧願作一個仰不愧、俯不作，心舒體泰的無名小人物，不願作一浪得虛名的僞君子。

真正使我痛苦的是感情的衝突。我的十字架，是用感情製成的。所謂感情的衝突，是爲了一種感情，必須割捨另一種感情。有如愛國之情與父子之情的衝突；某一個友情與另一友情的衝突。

割掉一種感情，比割掉一塊肉要痛苦得多。人在割治疾病時，可注射麻藥鎮痛，但是割捨感情，並無麻藥可以鎮痛。肉體的痛苦，可以醫好，醫好之後，即成過去。但是感情的痛苦，大部分無法醫治，成爲心頭永遠的創痛。有些感情的痛苦，也可以醫治，那就是救贖和補償。在托爾斯泰所著「復活」中的男主角涅甫勒道夫，爲了救贖對於女婢卡芝莎的始亂終棄，自動放逐陪她一起去到西伯利亞。直到她嫁給另一男囚，身有所歸，參加賀禮之後，他才從新開始自己的人生。

在世間犯有涅甫勒道夫的罪惡，欠下情債的人太多了。有幾個人會像他那樣，以大無畏的犧牲來償付情債呢？感情痛苦久了，就歸於麻木；麻木之後，就犯重複錯誤，於是成爲冷血無情的人。冷血無情的人，就憎惡感情。他怕真感情，就像鬼魅怕見陽光。用感情的尺度來仔細觀察，人類社會中到處是鬼影幢幢。

有情和無情是我品人擇友的一個主要標準。人無錢、無權力、無地位絕不可恥，無才無學也都沒有關係；甚至無知，雖然可憫，也都無傷大雅，但是不能無情。因爲一個無情的人，隨時會作出殘忍的事情。與一個無情的人相處，使人感到如伴虎狼、鬼氣森森、背後時

吹透腔的冷風。

在一個無情的人，視他人如草芥，把朋友當手段，情人變成慾人，妻子是合法的性具，子女是無可奈何的負擔。唉，說得太難入耳了。不過，社會上確有很多這樣的怪物。

要辨明一個人的有情或無情，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許多無情的人，爲了聲名也往往作些有情之事。例如許多冷血的政治人物，在機場受歡迎時，也會扮着笑臉抱起獻花的女童親吻；一個富而不仁的財主，也會捐助慈善經費，這都不影響他們的無情。他們的心依然冷得使人發抖。

好多年以前，農曆年期間山區木屋發生了大火災，幾千人在寒風腊鼓中無家可歸。各報紙都呼籲善長仁翁，慷慨解囊捐助救濟金。一份學生刊物也發起了捐款運動。有一個十歲的小女孩，她住在旺角，却在黃大仙的一所天台義學裏讀書。她父親是茶樓的夥計，每天只能給她兩毫子搭巴士。她爲了捐出一毫子，自己從旺角走到黃大仙。因此她遲到了，走進教室時她臉上流着汗，把手中握得濕潤的一毫硬幣，交給了老師。我曾寫了一篇短文，讚美她所捐的一毫子，是最聖潔的一毫子，每一個仙都是柔美的同情。反過來，那些有錢的紳士們，捐了五百塊錢，還要在報紙刊出四寸高的大照片。所捐的錢，究竟是同情的奉獻呢，還是自我宣傳的廣告費呢？

查考我平生的師友，我雖然敬佩他們的道德文章，才智能力，但是在我靈魂深處念念不

的仍是他們那些有情的表現。中學時代有一位數學老師，曾爲我的頑忽功課當堂下淚；一位啓蒙老師，講授他所寫的祭母文、讀到「三尺孤墳，中天明月」時，不禁淚洒滿襟；都使我終生難忘。最近一天中午，赴一個朋友的約會。他臨離開寫字樓時，打個電話給太太，說了幾句家常話。事後他告訴我，這是他多年來的一種習慣，中午一定和太太通個電話，相叙半日不見之情。我不禁肅然起敬。

觀察一個人有無感情，主要是看他對自己的父母妻子有沒有感情。凡是對父母妻子無真情之人，他就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情。孟子說得好：「予所厚者薄，予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對中國近代人物，我最神往的是梁任公。他自述：「年屆四十，歌哭無端」。唯有他痛快坦白的讚美「多血質、多眼淚的男子」。

人的生命如沙土，情是沙中之金。對一個人的評價，不但要衡量他的品格、功業和學品，同時要衡量他有多少真情。

常言所說人有靈魂，在我看來靈是理性智慧，魂就是人的情意。一般人所迷信的鬼魂，所說的冤鬼，我看就是人在含冤賚恨而死，死得不閉目時那種割捨不得的情意。因爲是至性真情，因此深入生者的心腦，會引起生者精神的晃惚。

情是人味，無情的人就沒有人味。這樣的怪物，可從人的名單中把他勾消。人味是一種

精神上的香氣。一個有深厚感情的人，縱然面貌醜陋，也使人藹然可親，近之如嗅芝蘭。

情是生命之光，無情的人必暗，從內心到行爲，像黑夜的老鼠，總是鬼鬼祟祟。

情是人與人之間的電流。男女的愛情不用說，朋友之間，同儕之間，如果沒有感情貫串其間，就不能有精誠團結，工作會變成痛苦的折磨。唯有感情才能打開每個人的心扉，才使衆人同苦樂共悲歡，相忘於共同的事業。

情之爲物，是發光體，也是感光體。你對人有一分情，除非對方已墮落爲冷血無情之人，否則一定會有回應。付出之情，觸到對方的心，再由對方心裏發送出來，再觸到自己的心。這一感情的對流就是友情。這種感情的對流，是人生幸福的基礎。

一個幸福的人，不是擁有最大的權力，最高的地位，最多的金錢，而是擁有最多的友情。你真情實意關懷着很多人，很多人就會關懷着你。你與每一個相關切的人之間，都有一段感情的對流。這時你會感到人生像綻放的花卉，宇宙瀾漫着美妙、芬芳和永不沉落的陽光。前面說過，唱唯情論有點偏激，這是因爲鑒於有很多人蔑視感情卑視感情，無情的人越來越多。一般人卑視感情的理由是感情用事，足以壞事；感情泛濫，足以成惡。

凡事都有過猶不及。過多和不夠都是病態。感情當然也難逃公例。因此我所說的唯情論，並非任情主義。我們愛自己的子女，總要教導子女，不能放縱他們下流爲惡。我重視感情、珍愛感情，當然也不希望感情泛濫成災。

感情需要節制。有節制的感情，就昇華為美，結晶為藝術；或凝煉為善，附麗於宗教、道德。可以說，情是善和美的根源和材料。無情之人或寡情之人絕不會有德。也終不會成美。因此善與美、是情的凝煉、提高與擴大，而不是情的冷卻和消滅。偉大的唯情論者必須攀上善和美的高峯。

中國道家有太上忘情的話，這句話非常可怕。忘情的人、可不受情之累。欲達此境界必須遣世獨立，然後才能齊物逍遙，清靜自得。可是它的最高目標只在成就一個私我、所以是小道，而非大道。同時這個塵世也無法遣得乾淨。一切出家人，無論僧道、神父修女也都要穿衣吃飯。

儒家所以高明，比一切宗教都高明，既不立神道，勸誘迷信；又不忍遣世獨立與鳥獸同羣；同時也不矯情、否定人的情慾，憑空樹立死硬的德目叫人信從。儒家的仁教，準情言理。「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你不由得就去救他，既非爲了討好孺子的父母，也無暇計較此舉會博取社會的讚譽，而是出於當下的不忍之情。肯定這一點不忍之情、堅持和擴大下去，便是仁；該多簡明，自然，直截，順當。五四以來雖經「打倒孔家店」的風暴，但是今天自命儒家的人仍然不少。但是，這些人都要受考驗，他們心中的不忍之情，是死了還是活着，是清醒還是昏睡，在生活中是否實踐出來，還是空口騰說。因此，穿起長袍馬褂，每年按時祭孔人，並不一定與儒家相干。

由於儒家之道，以不忍之情爲起點，我這個唯情論者走入儒家門牆就毫不足怪了。我的獨語到此也該打住，再說下去就離題了。

天邊吹來第一陣秋風

頭天夜裏，報告天氣的電視小姐說，本年度第一次冷空氣將於明晨抵港。果然，第二天黎明之前，我就被瑟瑟的輕寒凍醒了。我起來關了兩扇窗戶，半掩了一扇，留着透空氣。上了床，把壓在枕頭底下的毯子打開，暖乎乎的蓋在身上。一隻腿和兩隻腳還露在外面，貪圖那點叫人遍體舒暢的涼意。

大股的風，帶着蕭索的聲响，一陣陣撲進窗來。在室中迴蕩，發出亢爽的嘆息。我忽然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原來昨夜電視小姐的報告用錯了詞兒。她應該報告：明晨吹到第一陣秋風！

秋風二字一上心頭，無數的音符、畫面、意象、蜂湧的搶入腦海。「秋靜靜的徘徊、靜靜的徘徊。紅葉爲她塗脂胭，白雲爲她扮新裝……」那首歌，凸形古城裏京白梨的香味；中南海外苑裏飄飛的黃葉；故鄉村邊的古道斜陽、瘦馬西風；東京輕井澤的紅葉，與興安嶺森林裏的篝火，漢江畔古廟裏長夜的虫吟……

秋天是回憶的季節。春天，生長的意志太旺盛，大地如烟，人則多夢。「春色惱人眠不得」，正說明被揮之不去的夢幻所惱。夏季的黛綠繁華，又濃得化不開；冬天則是退藏的時

候，心靈像縮到繭裏的虫，天地太小了。唯有秋天，宇宙這樣空曠，心和腦都灑落落的像無韁之馬，喜在回憶的原野上縱橫馳騁。人們說，乍涼未寒時，擁衾正好眠；我看是擁衾正好憶。

冷雨敲窗的日子，蓋着棉被躺在床上海寐，眯着眼睛靜靜的咀嚼往事，該是多美的享受。回憶得那麼遠、那麼細微、那麼暖熱而使人醉。

北國故鄉的十月，溫煦的金色陽光，照着農家靜謐的院落。茅屋後面的老樹，光禿禿的黑色枝樑，枝樑間二、三團團的烏鴉巢；驢馬把嘴伸進槽中，晃着頭吃草；鷄羣在牆根搔土亮翅；穿着藍粗布的衣服、白髮鬍鬚的祖母，坐在窗前安詳的搗醬；三歲的孫兒偎着她，問她故事裏面的傻子與黃狗，也許鬧着要買一個糖球。

一九三七年的秋光是那樣黯淡。日軍的鐵蹄踏破了古城的安靜。長年失業的家庭臨到絕境。面無血色的少年，溜進掛着紅匾金字的當舖，低着頭，用孱弱的兩臂，舉上一件半舊的衣裳；拿回五毛錢和一張青藍色的當票。……天空依然是那麼藍，柿子依然是那麼金黃，糖炒栗子依然飄香，飯館門前用紅字寫着烤涮兩個大字、依然那麼耀眼煌煌，……這一切都與那個少年絕緣，他只能摸着半飽的肚子，坐在屋簷底下，望着藍空裏環城而飛的鴿羣，和牠們發出的鳴鳴的笛音。還有深夜裏，關緊了門窗，在一架破舊的收音機旁，傾聽遙遠的播自祖國後方的抗戰之聲。多少次涕泗滂沱，血湧沸騰！